



左傳映讀
上海公

十四

口仁12
1510
12



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于號

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號鄭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 地

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

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

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

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

者請埤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

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

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

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

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

新訂左傳集解 卷之六十一 莊公二十一年

此文為盟號立傳御從

逆婦敘起先為行僭作

一引子正位只用讀舊

書一筆點過讀舊書正

楚圍行僭處因無可舉

畫便輕輕一點偏將他

設服離衛滿座指指指

搖一派熱譏冷刺逐筆

細描而行借神情面目

活見紙上行文如入山

陰道中應接不暇又不

肯寂然便住卻將評論

人者重又評論一番以

閒文作結猶起處以閒

文作引也首尾相配又

其大凡矣

通篇作三段讀凡三點

楚圍作眼目首段先點

後敘子羽州犁對辨中

段先議後點補午趙武

問答末段先歸後斷子

羽子皮伴說段落極其

分明

請於城外除地為埤以行昏禮

○古者昏禮主

人布几於廟埤執雁而入今以埤為請本非禮

者請埤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

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

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

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

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

為號之會號係

鄭地故聘於鄭

子圍將入容

伍舉椒舉也使

者之副曰介

館館在城內

○此處言

聘事 將以兵

既畢 眾迎女

用詳筆

言鄭君有賜

於楚大夫圍

我公子圍所

以目布几席

則嘉禮不野合是委乘

鄭君之貺於草莽也

言不

獨此

圍先告廟而來今不得

成禮是欺蒙其先君

逆婦不得成禮是寡大夫

無顏列會於諸國之卿也

若今設埤於

城外為昏

新訂左傳集解 卷之六十一 莊公二十一年

國州聖婉而辣子羽直
而曲兩人辭令亦是勁
敵一箇懷者鬼胎恐人
博破一箇偏要覺破不
使他懷故強者有時必
藉於婉弱者有時必尚
乎直也此辭令之因事
見長而後爲工耳

○請單聽命鄭人豈不
知此行失禮楚必不從
然其欲以無禮激其怒
乘其怒而後以禮折之
此乃子產慣用法不
料用此曲盡情禮而出
以婉辭令鄭人無復可
乘之怒其將如之何子
羽如此必欲再將昏事
堅執則楚禮愈長而鄭

禮愈細子羽不敏勢所
必然不如老實說由他
包藏禍心我所以必欲
請單令詐者計無復從
斯爲得矣此辭令之難
也非子產其孰能之
○祈午以楚得志於晉爲
恥作兩層說趙武以楚
爲於晉爲信亦作兩層
說雖各有見地然以時
而論當以祈午之言爲
嚴正趙武之言爲篤信
固執者也到底一味是
偷晉竊之義勢使然耳

世豈有欺祖父之人而
可爲大臣乎大臣稱老

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如此則無以復國矣
恃大國不我詐而不備爲有罪
今鄭之婚楚本欲恃楚以安靖其國家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

而乃包藏禍心以兵入逆借以圖襲我鄭
如此則是爲小國者已失其平

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

使諸侯莫不懷憾於行詐者
至抗違楚君之命令爲不足信距至也又抗也

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

面有所壅隔滯塞不能行合我之所懼唯在此
若不爲一則鄭之在楚不過爲楚守國與此是懼守舍之人無異自當任楚人入

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

豈敢愛惜豐氏之宗廟而不欲汝成禮乎

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

囊弓衣也垂衣
倒掛示無弓也

垂囊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

盟宋弭兵在襄二十七年

會于號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

楚子木請先晉人歃血

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

諸侯皆共聞之

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

猶且衷甲爭盟以陵駕晉國

况子圍之不信更有甚焉者乎

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

若使楚人再得志

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

辭友一曰神語不甚服而婉轉流動頗與戰國相近第終是鍊出語其詞不同戰國彼透快此雖藉趙語調與前同妙句頗挫

襄二十五年會夷儀 襄二十七年會宋三 二十六年會澶淵 十年會澶淵今會統

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

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 二十六年 二十九年城杞 齊狄服則東方諸侯皆安 秦晉為成 之淳于杞遷都

頓委也

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

罷疲困也

講誹也

家不罷民無謗譏諸侯無怨天無大

有大功而得美名矣

而使楚有再辱晉之恥

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

○應前戒懼

受午善言之賜

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

子木衷巾其心禍人

我欲弭兵其心愛人

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

愛人者不奪人此楚所以駕晉也○言算不得得志

然亦是仁心也

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

又行僭又

何害於我○言亦不足為恥

奉信以為吾身之本

循信而行

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

前後都以機警用事中
幅獨奏和平之音最文
家疎密相察疾徐相赴
妙處此又以相錯為相
配者矣

左翼云盟宋時雖雄未
定故楚人衷甲恐喝以
先晉人此番若再歃血
勢必不好再先惟宜讀
舊書一策乃能令晉人
俯首屈從晉人之偷事
事在楚局中楚人之儼
著著在晉意外子圍真
不信之尤者武猶是心
趙孟自知無如楚何落
得為長厚語

未段尤是一則花團錦
簇文字一路相接而下
字字針鋒相對讀之令
人心花怒生

譬如農夫
之治田

行之譬如農夫是穠穠也所以除草是裝裝也所以壟苗雖有饑饉

有豐年以喻守信
者雖有屈必有伸

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

未能大雅抑
也之篇

不為不信
不為賊害

能如此者罕有
不為人之法則

以其有
信也

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

人能為人
所法則

吾但患不能
為人則為難

楚何
是患

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

請讀往年盟宋之書加於牲上
而不歃血恐晉人爭先歃故也

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

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

言其服飾之美如
入君哉○直刺語

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

禮君行國有二執戈
者在○冷刺語

子圍在會特編蒲為王宮
屏蔽以自殊異子家言蒲

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

宮之中有前戈不亦當
其可乎○反刺語尤雋

言子圍此役也以辭令假借楚君之
服飾伯州犁見諸人之譏故飾其辭

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

以文令
尹之過

公孫揮
子羽也

言將久假而不
反矣○明刺語

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

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昔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羽且自憂此無為令君憂不反假也

公子棄疾當壁押細事見昭十三年傳言棄疾尚存

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

圍雖取國猶將有難子不為無憂也

齊大夫國弱也

言我替二子憂懸謂子圍雖篡位亦不能

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終州犁亦不能免於禍

言國無憂患何能成事二子乃樂矣

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

即齊惡

言苟或先知而為之備

雖有患難有何損害

向戌也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

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

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

○一共九人諷刺將伯州犁湊合為十妙在中開以州犁子羽兩人對刺隔斷前三後五庶無平鋪呆板之跡末又單擊子羽斷論八人錯綜顛倒由散而整以收全局而格式完矣然必用子羽者蓋欲與起手辭介相照應也真才大如斗心細如髮

小長篇之卒章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義取小人如虎如河不敢譏議耳

會單而退

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

此二人私語

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婉順也

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

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

字愛也不犯凶子謂子皮子家蔡公孫人能自敬慎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

○總上一筆

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

大夫亦稱主

○一筆總提絕妙東上起下法

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

○以下連寫十憂指國字疊疊如貫珠子語

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

號之會乃宋盟後又一大文也彼以文辭起故亦以賦詩結此以辭令起故亦以機鋒結彼以叔向作陪此以子羽作陪乃局法相準處宋盟合十四國大夫號盟合十二國大夫然彼點在前此點在後彼但記其至而各無一言此全略其事而各列其說乃局法相錯處兩兩相較精彩各見也

指子 招語 指齊 子語 三人持論不同 而取憂則一

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周書

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

齊國子陳子招衛齊子三人言憂。○又總斷一筆。察言即以知人之禍福。○歸重言字本旨作結。直如迴龍顧祖。

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

謂矣。

狂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狂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於宣十五年歸父伐邾彼猶命也。此專取邑而已。

元年 三月取鄆

時值諸侯之大夫皆會於訖故莒使人來告。楚人以莒事商於晉人曰。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

尋弭兵之盟。饋亂齊一之盟。時叔孫豹在會楚欲戮之以敵眾。

日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

樂王鮒相佐趙文子在會。貨賂也。而為叔孫請楚勿戮。

去聲 下同 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

使人難指求貨。叔孫不肯。家臣人之有貨賄所故以請帶為辭。以藩衛其身者。

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經反，曰：貨以藩

既為取鄆作傳卻不敘季武伐莒一邊事而敘莒人告會一邊事連類而及直敘到令尹自以為王一番議論文意蓋承前篇而來其不合而分者以此篇另成一種筆意也。文首尾兩段中分兩段段段俱用短峭句法而層層洗發意以復而得曲詞以簡而得簡婉約風流循誦不倦。

新丁二專九八賣 昭公上 七 自正書

而通篇無筆不轉轉則不滯轉則不窮下筆枯直者奉此為換骨金丹

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

子何愛於貨而不以之免禍焉。言魯所以使我來與會者。社稷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

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如此則是反禍魯也。為牆而為缺敗。是固在牆也。是不能蔽惡其。

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今既為國衛而露其惡。吾之罪又甚於牆焉。雖怨季孫伐莒以累我。於魯何罪而使受兵乎。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

叔孫為次卿當出使。此禮從季孫為上卿當守國。來久矣。今過此戮吾無怨也。然樂王鮒好貨賄。

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

我若不與勢必不止。乃召鮒之使者裂其下裳之帛以與之。汝亦吾繼者繼甚禍陋不堪故。

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

裂裳帛以與之。蓋示不相逆耳。指魯國何罪語。

褌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

指叔出季處語。指不以貨免語。謀國以忠。信貞為主。

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

云声下同。忠信貞義四者。

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

謂叔孫之語言。可謂畏楚之威。敬楚之命矣。

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

趙孟語分兩段讀前段只論叔孫不當戮後段并論取郵不必問而未以去煩順結後段以看善例結前段反復曲暢近情切理至文也

按趙武語亦層層轉折
隨轉隨請與叔孫語意

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

相準相配雖煩而不瑣
冗而不庸極盡抑揚反

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

復之致真妙文也開口
即曰免之以勸左右一

有勞事而無患難而無人所守之

層又生出免之以靖能
者一層請免事此兩層

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一二者

已盡之矣然未必即可
以抑楚圍之虐也復從

驅場無常引出王伯難

宣作勢一開然後折落
到苦魯爭制全不關爾

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

我事何必計較妙在先
將吳濮有費一比便令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

楚圍思齊盟之瀆實難
於認真也未仍縮令勸

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

左右靖能者作絕不
提出請免而楚圍自心

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

輒手酸矣可見修辭立
誠守足以破頑傲暴何

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

事必尚乎精微哉

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

觀扈

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

觀國在頓邱
衛縣在頓邱

扈

始平鄆縣古觀
國城在今濮州觀

扈

城縣西屬山東東
昌府古鄆城在

扈

今鄆縣北屬陝西
西安府

扈

新訂左傳句解

扈

卷之十四

扈

昭公上

扈

九

扈

徐奄

案徐偃王為周所滅後封

徐奄二國皆嬴姓即淮夷也書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

逐猶狎更也

其子宗為徐子莊二十六年三國伐徐是也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因以益

封周公今志言曲阜舊城即古奄地

或言奄城在縣東二里

大者如箕弒滅亡則恤之小者如賊伐侵奪則舍之

也

撥說到楚之執事豈其顧盟令子圍一身皆是痛癢其前後許多抑揚詞令皆為有力矣細玩

趙孟語言抑多揚少直而婉柔而剛深得君子

處小人之道非徒安於偷者也原其存心一本

楚之執事大夫豈肯顧盟兵之盟不稱兵以討乎

也

慮烈於處非其時故行不去耳使當時列國公卿大夫各得一趙孟其人焉者吾知秉禮樂

義之休風行將復古矣又何兵之用弭哉

杜註建寧郡南有濮夷案晉建寧郡在今雲南界杜蓋極言其所至也

若不能為苗國之大害

也

不必允與

若煩細之事

則人莫不爭

勸以為善

也

夫煩細之事

勸以為善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叔向語層層轉折亦與叔孫趙孟兩人文法相配特筆意更見峻刻蓋亦是議論此是斷論事各有不侔耳

按楚圍雖暴虐未必全不異禮如欲殺魯使猶不敢徑行而必告於晉似亦有顧忌焉非徒暴也趙孟有求貨之相而楚圍獨無非徒虐也人固疾楚先晉敵而圍又強怪是以君子惡諸下

○是年冬公子圍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問王疾繼而殺之殺太宰伯州犁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敖圍遂即位

此篇為趙孟是冬卒起本劉子前替後讓分兩段讀中以趙語作轉板承上生下平平敘述文字無處無結構也

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

問將能成否 以臣之強勝君之弱而安以為常是強不以義也

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

小雅正月之篇

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

宗周褒正褒字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

懦弱也 將必復楚

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

言必為民所共棄

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

必以亡之所為合乎道 而其道乃以淫隱暴虐

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元年

劉定公論趙孟

景王 定公劉夏王之卿士

潁水出陽城縣雒內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潁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

見維水而思禹治水之功 而其明德可謂久遠矣 若無禹治水於當日 我等皆屬魚類

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因館雒汭而贊禹功因贊禹功而勸趙孟劉子之意原責趙孟不應偷安下楚欲其汲汲振興霸業以綏天下諸侯又不敢直言抑楚特借禹功以諷勸耳曰微禹吾魚隱躍有用夏變夷之慨曰弁冕端委隱躍有披髮左衽之懼曰遠績禹功正教他振作有為無偷安而不自競焉耳此劉子言表之意其所望於趙孟也實深切矣不然無故為此面奉語以下人乎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

弁冕皆冠名端委禮衣言今得服衣冠內以治民外以臨諸侯者皆賴禹治水之力也○孔疏冠者總名弁冕冠中之小別○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勸趙孟何不亦遠績禹之功而庶覆萬民乎

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

豈能憂血後世我輩偷安以享厚祿

早晨尚不能為夕之謀但苟免

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

目前何能為長而已遠之謀也

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

俗語所謂人至老當有智識而昏耄反及之

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而自等於賤隸之人苟且偷食

不為遠慮以庇其民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

民為神主不恤棄神神必怒民則神亦棄棄民民必叛

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矣

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

歌亨也

即就也

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

是年冬果卒

從又何以年

○儕於隸人賤之之辭也不復年矣何以能年兩兩呼應深惡之之辭也讀後段便知前段言表之意不虛矣

孫執升曰遠績禹功劉子勉趙孟以勤勞王事也朝不謀夕語誠善荒表度歷事四朝半蒙猶憂儲嗣范純仁年踰七十遺表勸帝清心太臣心事如此彼趙孟者何以得年

元年 鄭放游楚於吳

徐吾犯 鄭大夫

穆公之孫名楚字 子南已聘之矣

公孫黑字子哲 子南之從弟也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

又強委禽焉於 〇一矣字一又字孰 徐氏而為聘焉 先決後便有是非

又穴弱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

唯在汝意之 所欲而許之

請子南子 哲來家

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一

二子皆 許諾

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

陳幣帛於 庭而出

著軍旅 之服

持弓挾矢 以射左右

乃超 於 重而出

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

謂其 盛飾

謂其戎服而 射乃丈夫也

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

夫剛婦柔 乃順理也

遂嫁 于南

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

囊弓 衣也

而蔡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

衝道 交處

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

只起手一語，兩人曲直了然。子產之唯所欲與，明知犯之欲與楚也。即請使女擇焉，明知妹之順子南也。至既適子南，黑亦可以已矣。而囊甲以圖見傷於逐，乃其所也。子產反以為直，鈞幼罪數而放之，殊屬不平。卻不知正是欲擒故縱，先輕後重之法。觀於太叔之吝微示，權宜之意，太叔亦以國政推服絕無後言，至尸照於周氏之棺，而子南之獄平矣。

按諸儒皆謂子產之於子皙，欲擒故縱，特姑為寬容，將來明正典刑，作迅雷不及掩耳之計。云其意固是如此。然吾謂子產之計亦幸而成矣。假使作亂之日，傷疾不作，而事竟遂，其為國害也。不知胡底。即子產亦安能預卜此身之不罹於禍哉。張東之敬暉等，不即殺武三思，欲待以張天子之威而卒貽綉制之厄，亦故縱之失。

暴之也凶人不終命也
天道豈前知乎若子產
於此時能平允曲直舍
楚而放黑則不畏強禦
之名益彰而駟氏之先
人亦陰受其福矣猶得
曰國無政乎雖然族大
寵多不可為也彼固等
之矣矣此過也如日月
之失焉終不可以一晷
掩大德也余誠妄歟

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

謀處
其事

言先聘于南直用
戈子哲直故曰鈞

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

言子南年幼而位
卑故曰罪在楚也

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

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

貴事其長上吉養去吉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

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

不聽政也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

兵言其以
戈傷于哲

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

言我不忍
遽然殺女

姑從寬宥
放女於遠

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

汝可惡勉
以速行乎

無處此以重汝
之罪而汝也

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

咨訪問也太叔 〇子產到 游楚之兄子 庶有愧心

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與諮於大叔大叔

吉太 九蔽 也 彼子南被逐 乃國之政令

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

非私家之 子為政而 苟利於國 又有何疑 而咨於我

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

去聲 蔡放 夫周公豈不欲 親愛其兄弟 為王室 之故也

公殺管叔而蔡音薩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

我若 汝亦當執 法以逐我 何必願辟 氏之族乎

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按太叔一段話頭隱隱 將子產勉強做作心事 委婉繪出非太叔子產 未必即肯與咨非子產 大叔亦未必作如是答 的是知己知彼 通篇 原以子產為主補此一 段似乎前案後斷格

元年

叔孫不見季孫

歸自 曾天季 〇天於 會班 氏家臣 兆反

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去聲之且及日中

出見 曾阜叔 孫家臣

不出曾天謂曾阜扶九 反曰且及日中吾知罪

魯國編小所賴以安者 以其能相容忍故也 願受戮於會是能忍其外今 日中不出是不能忍其內

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

言叔孫勞役 〇數 汝季孫僅一 在外數月 去聲 日相待於此 用何傷 害也

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

左翼云且而來詢何其 恭也日中不出何其憤 也一恭一憤無一語 何以轉局季孫慙而曾 天語亦婉婉中帶有慍 意叔孫憾而曾阜亦顯 顯中因有同心吾知罪 矣可以出矣焉用之可 去乎機鋒恰對文不過 百字描寫當日神情栩栩欲活

憾季氏伐莒使 幾為楚所戮故不

商賈欲求贏利而惡市中之喧囂可乎
喻季孫知罪而來謝豈不能久待乎

而欲贏音盈而惡去声鬻乎。早謂叔孫曰。可

楹屋柱也。雖惡此柱之不善。不可去。而使屋頽
乎。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雖惡之不可去也。

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

出見之。

○指楹之意。即是叔出
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之意。叔孫穆子可謂
賢矣。其子昭子亦克肖
孟氏。亦如是不解季孫
何以世濟其惡。使季孫
而遭叔遇。不知今日如
何發洩。相忍二字。全不
與季氏相干。

元年

鄭子產秦醫和論晉侯疾

公平

公簡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此篇是兩對格。上半問
疾起。博物重賄。結下半
視疾起。良醫厚禮。結又
各後半。都有出後一番
餘文。遙遙相對。此篇法
最明。整者或乃分而二
之。辜負作者。豈淺鮮哉。

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

崇者神自
出以警人
祝史莫
知此神
○即曠史趙亦云
博物何故不知

臺駘他才反為祟息遂反。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

帝嚳高
辛氏
○二子
陪一主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於焉反。伯季曰

鄭僑不但博於神道。尤
博於人道。秦和不但良
於醫疾。尤良於醫國。篇
中名理精言。層出。開見
兩對。工力悉敵。合為字
宙不磨之文。

不相和勝

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

上半又分兩層前層兩神平對後層兩生疾平對中著一段承上起下作轉板下半亦分兩層前層言不節生疾後層言不時生疾中亦用三句束上生下作轉板而妙在於上半結處用閉敘下半結處用正敘是於聲格見參差也又一箇無端恬富者弗能久一箇有災禍與而無改者必受咎此仍於參差中出整對意也諫篇之盡善盡美也如是乎

征討后帝不臧遷關伯于商邱主辰商人

商之先祖相土封於商邱因關伯之故國商國之星

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商之先祖相土封於商邱因關伯之故國商國之星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

堯之子孫襲封於大夏者因實沈之故國夏者因實沈之故國

大夏志大夏今并當武王邑姜方震

孔疏引括地志大夏今并

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

帝言我將命汝于名虞將以唐人所封與唐季世之君同名大夏之地與之

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手理自然成虞字為證驗

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

封大叔虞於唐其子履父改稱晉侯

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

則卜人所謂實沈者即昔主祀之參神也

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

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洮 聞喜縣有洮水今
聞喜縣屬山西絳
州府○汾太原地
俱已見前

官宣汾洮他刀障之尚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

宣通汾 洮二水 破障共 大澤 太原晉陽也臺 駘居之今屬晉 其盡職 今晉主汾 川之地

至云二神原委井然皆
屬於晉其為晉無疑
矣孰知是空中幻影非
真也詩妙奇妙

之封諸汾川沈姒募黃實守其祀今晉主

并滅此 四國 臺駘之後 是主汾川祭 祀之神也 東上起下

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

然此實沈臺駘二神者不能 降禍晉君之身以生疾病 凡此類 必國家遇 此等災害

此二者不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

此段結上轉下先將不 及君身虛插一句而以 兩崇之撤去上文及跌 落君身卻又帶山川星 辰一筆牽下帶下圓密 之極

之災於是乎日月星辰之神則雪

有以此跳脫轉筆不可惜 上文實證之妙有此回 極之筆方可就君身而 正言之

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

○折落一摺 生下正論

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

臺駘乃山川之神 ○回顧上 實沈乃星辰之神 又一筆

何為焉橋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又何能為 害於君 君子於一日之中 早辰聽 斷國政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

日申訪問 將夕則修 政事可否 明號令 身 節四時之務使必逸 更遞以宣暢其氣

其氣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

勿使一身血氣有壅止閉塞湫聚底滯以顯露 其體若節宣失時則氣血滯氣血滯則體羸瘵

擗子產兩層生疾議論
卻是以四時引出四姬
然亦非兩兩比對見得
姬且有四其非姬者不
知凡幾如此焉能四時
節宣其氣焉得不露其
體而生疾矣故既總說
由此二者而偏側重四
姬邊作收論理而情寓
其中立言有體固相平

人醫和雖一日說破直中病根雖議論橫生有典有要那得如此羅藉而又磊落光明

以致此心

照察失時而昏亂百事之節度

今晉君乃一其四時不知節宜

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

內官妃嬪也

雖有生育不能殖長

有同姓親

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

厚之美而又為夫婦美盡則則相愛之美尤極疾生

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

卜而得吉則非同姓矣

壹四時取同姓一者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

今晉君內宮有姬姓四人即襄二十六年衛人納衛

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

其一也

筆仍婉

二者

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一二者弗可

則其疾非藥石所能治也

省滅也

若無○加一必字見得取同姓尤要緊事故并論例重

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

叔向名屏

向曰善哉屏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

子羽名揮

問鄭國之事故何如○或有以問字作問字者似誤

子羽對曰

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

與助也言助之者必不久必敗

無禮而剛故專好欺陵人

恃富而驕故象視其上位

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情富而卑其

王或庵謂屏未之聞也此皆然矣辭不屬意不接讀者不覺憤懣徐而察之卻是一句答其實沈壹聽之說一句答其壹四時取同姓之言口氣神情描寫如見畫工不能也又云此傳兩段文字前一段于產問疾既已如此超妙後一段醫和治疾更復古與爭奇若接聯敘去未為不可但稍板樣故又拖出行人揮答字替一事局外閒情

以爲點綴而其與幾何
弗能久矣二語與晉侯
一爲映帶然後結于產
而敘醫和此亦作者小
小機局不可忽者也

上下雖各分兩對其實
下牛篇兩對即從上半
篇後一對而來不節順
跟首字不時倒跟壹字
故君身一番重論乃一
篇之王而又以先王之
樂天有六氣兩六議論
以應之此文之體分而
意合者

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

景 醫者 名和

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

因好 女色

以致其疾如 蠱惑之症

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非由鬼神 非由飲食

迷惑女色以 喪失其心志

國之良臣不能匡 君之過殆將死矣

不爲天命 所佑助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

近亦必須有節 制○照前節字

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

故五音各 有節度

其爲聲也山進而遠由 本而未以相及於中和

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

中和之聲既成 則樂終而降龍

不容復彈所 謂有節也

五音既息於 是有安彈者

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

雜聲並奏則爲非彈之正聲 爲煩手非聲之正是爲淫聲

惰慢其心 墮塞其耳

乃忘失平和之 聲無有節度

有煩手淫聲悒悒心耳乃忘平和君

故君子不肯 聽此淫聲

即百事亦皆必 如樂之有節

乃舍棄 之而已

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

煩而不舍 必至生疾

琴瑟君子之 所常近者

近之者以爲心之儀 節使動不過度也

非以惰慢 其心也

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惰

與上層柄竅故仍從五節中推出五味五色五聲來而云六氣者如樂中之陽六律也六疾者如樂中之陰六呂也知呂由律生則知疾為氣淫也看來秦和兩層俱從旁位襯托只首尾一提一應中間議論雖正未免費些周折令人尋究若良臣將死則近切矣不似四姬有省正經

六氣 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 五味發見而為辛色白 苦土味甘皆由六氣所生 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 見下

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 甘色 五色徵驗而為白聲商青 淫過也五味聲色所以養人 聲角黑羽赤徵黃宮五聲 過用之則止六疾六疾見下

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 六氣之化分為春溫 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春木夏火秋金 六氣有過 夏熱秋涼冬寒四時 冬水各廿七十二日土主四季各十八日 則生蕃害

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蕃 未四肢也風過 雨濕過多 則四肢拘攣 腹生滯注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 晦夜當晏寢過 晝當應事思慮 〇女以陰性乘男陽而又值晦 節則心神惑亂 過煩則心勞敝 夜陰勝之時營計皆未甚明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 此所謂陽淫熱 疾晦淫惑疾也 好樂無節 寢不時 能無及此不 可治之疾乎

生內熱惑盡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 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 主謂 趙孟

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 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 祿以為 受君之政事 遇國家有 已業 以為己任 失亂之禍 而不能改 行以救之 必自受 其災咎

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 新訂左傳卷之二十四 昭公上 二十一

按鄭僑弗可為也秦和疾不可為也不知醫者只據事以論理知醫者原按症以治病論理者或有時而言不驗治病者所言度無有不驗者也晉平自此以後兩昏於齊在位又歷十年而後終疾果不可為而年何以水也尚得謂良醫乎直是善談元耳

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

所謂蓄福興也

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

汝為大臣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禦止之

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

淫溺女色如溺水然惑亂其心故生此疾其名曰蠱

以其字言之

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交

蠱加皿上器受蟲害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亦名蠱

蠱巽下艮上巽為長卦三三女長為少男而說

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

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為風物猶類也言此三長為山山木為風所蠱壞說為蠱皆同類

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

厚其禮而歸之

楚靈王元年

景王五年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公即位故

且告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禮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

魯之古書藏於太史之官起就而觀之

身象上下經之象辭春秋史記之策書時尚未經孔子之筆削

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新訂左傳

昭公上

三十一

易象春秋只兩端便想見周禮全身又從周禮想到周公全身并推原想出周王全身是何等學識

之所以王去声也以下從刪本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

二年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結局子哲事子哲三番無道子產一味包庇至此乘機討亂作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此非但疾作之機不可失亦以眾怒欲殺之機不可緩也前者專伐伯有駟氏方助之昆弟爭室諸大夫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

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子產之詞雖謂之曰六子且聽其強與而太史書之今眾皆不堪不乘此時聲罪致討則子哲雖死亦僅私戮而非國誅故殺機未動不敢先殺機既動不敢後看也兩次逼勒一則曰不速死再則曰不速死片刻不容放鬆非唯慮傷疾或癡困獸猶鬥亦恐駟氏與諸大夫夜長夢多緩則生變也子產是春秋第一人此意千古無人抉破

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

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

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

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

春秋第一人之意千古無人抉破

也爾有亂心無厭平声國不女堪忍女專伐伯有擅自而罪一也與字南爭徐昆弟爭室而罪二也五犯之妹薰隧之薰隧門外道名元年六月鄭六卿私盟于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國人之何能堪忍有死罪三何以堪

宋書卷之八十一 齊書卷之八十一

若不早 將欲加 汝刑戮 子哲拜受 子庶之命 曰 答言

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

言傷重 是天已虐殺我汝 將死 又何必助之也

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

凶惡之人不 得終天命也

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

印子哲之子楮師市官 也子哲請以子為楮師

人乎。請以印為楮師。子產曰。印也。若才。

君自必 任用之 將且夕從女 以誅死也

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

司寇 刑之官

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

陳其尸於周氏 加木板於尸上而 書其罪以示眾

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景王 六年 三年

齊請繼室於晉

去年四月晉侯娶齊侯之女少姜。尋卒。今 又使平仲來晉請復以女為晉侯繼室。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

逃齊君 之言曰

此篇敘議兼行為傳中 第一首錯綜文字以晏 嬰為主分三段讀首段 敘請晉一番詞令乃二

新丁三專凡吉貝 昭公上 三四 由江書屋

篇之緣起申段仗吳字
與叔向憂國傷時低回
感慨為一篇之正文末
段為中段作註脚不但
顯貴應是證其言因
陳桓以請并證其事一
路承轉卸抱如珠走盤
極紛而指自理極忙而
神自明極換而局自緊
作史不熟玩此萬過不
免治絲而琴之耳

唐錫周曰起手一請一
對正文已畢卻因
相語生出一段大豐沃
之文因踴其履賤補出
一段奇幻之文又因更
宅一句找出一段秀峭
之文此奇無窮如山陰
道上令人應接不暇

首段一請一對層層相
配兩是以三若字一則
連數先君之適遺姑姊
妹一則連數寡君羣臣
唐叔以下而前以寡人
之望在後以寡人之願
起願逆相接節取讀之
另成一首妙文

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

君指晉君

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

無失朝會之時

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

焜明也

少姜又無福祿

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

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犬公丁公

適夫人之女

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

遺餘也及其餘尚有幾人○舊註言如非夫人所生者常人不取譽美似非

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

而辱使人來齊董正其以充備晉君之嬪媵事振整而擇其可者妃嬪媵皆婦官也

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媵寡人之望也

此齊君之所願望也

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

任當也

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縷

伉儷配為少姜故禮制夫人偶也之服則楚訖君臣乃

通鑑卷之四十四 齊世家第四十四 齊景公十四年 齊景公十四年 齊景公十四年

釋服 是以未敢復請昏於齊 言請繼室

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

撫安我晉國 而賜夫入以主內政

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

舉勛 賜賜 唐叔晉始封之君 無不寵賚 嘉美之地

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

賓主 言辭

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

問齊國之事何如 季世言 不知 未世也 其他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

齊將為陳 痛息 氏有矣 之聲 以下分說

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有四等量 〇豆音斗 此四 容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區容六升 穀之物 古斗字 量名 四區為釜釜容六斗四升各自其四

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

謂由豆而區由區而釜各加 十釜為鐘則 其四以成一釜之數登成也 容六石四斗 區釜 三量豆 則以五升為一

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

斗釜可容八斗及至釜十為鐘 陳氏以其家之私量大者貸於民 則可容八石矣乃大於舊鐘也 而以國之公量小者收入歸已

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

山之材木往賣於市其 價不加貴如在山者 海之雜物往賣於市其價 亦不加貴如在海者

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

昭公上上 二十六 由江書屋

甲段文章尤極古峭精麗亦兩兩相準如齊說季世晉亦說季世齊則民歸陳氏晉則政在宋門齊則排出許多古人見陳氏之陰有神助晉亦排出許多廢族見家門之全無對頭然齊則重寫陳氏之盛而輕寫公國晉則詳寫公室之衰而略寫家門齊其何如叔向突問在前子將若何晏子補問在後又於相準之中有相錯之妙熟復轉見其佳 傅氏曰三量皆十分而加一非本四而加五也 〇疑發謂每量加一則

四升四合為豆以次而加至鐘為七石零四斗焉比公量之鐘加六斗四斗也

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

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

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

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

在齊矣。叔向日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

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

無長。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

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

公之倉廩積粟多朽

踊則足者所穿之履也履常人所穿

諸市皆鬻踊則足者所穿之物之地

陳氏雖欲而民自不能逃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之先人也層拍合起句言陳氏之先祖鬼神其皆助胡公太姬之神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靈已在齊矣言齊將亡而國將歸陳氏也

四人皆舜之後

胡公之先人也

者踊貴言

受刑者多

陳氏雖欲而民自不能逃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之先人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胡公陳國始封之君太姬周女胡公之妻也

不待墨子之問隨蒼隨講所謂相與語也

戎車不復駕馬六卿不備軍行言霸業衰弱不能專征討也

既不能征討所以為公車右御戎者不得其人卒伍之列不得其長

富之滿溢為尤甚

女者變妾之家其

八姓皆晉之大族

卑賤之職

大夫專政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惰憂。公室之卑。其

猶云為日無幾

讒鼎疾護之鼎也鑄鼎為銘者未知何人

人君每日早起以大明其德

後世猶有懈怠於政事

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

况晉君日不悛改

其能久有國乎

言汝將何以免此難

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

宗族公室之枝葉也

同祖為宗。叔向名胙。羊舌氏其先祖。同出一公十一族。但不知出自何公。

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

無賢子

無法度

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

得善終亦幸矣

豈敢望能承宗祀。言不願世其官意。

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

湫下窄隘而。又喧囂塵土。

宅。日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

爽明增燥之地

言我之先人已容居於此

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

臣無德尚不足。以承繼先世。

是臣居先人之宅。猶為侈矣。

我小人之性

言食用所須甚便

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

末段亦有兩層。前一層追述前言。後一層帶敘近事。與前兩段兩兩對寫。相準。然述言中又夾敘事。敘事中又夾述言。用筆尤變化也。

晏子辭卿殿六十邑。而又辭室。憂家主張已定。故急忙問叔向若何。老成持重者。不惟謀國。并欲謀家。若但知謀國而不知謀家。亦鮮克有終者。然兩人憂國雖同。而憂家之道。叔向則別於晏嬰矣。

利益也 旅眾也敢煩里眾為我宅乎

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

既以近市為利

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

○一 輕轉 當是時景公用刑繁多

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

○一 重轉

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

○一 又繳 轉一筆 省減也

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

其為利於民也廣博哉

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小雅巧言篇

如行也 祉福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遄疾也 已止也 其是晏子之言 可以行福止亂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

乃毀新宅而以其地 仍為里中之民室

皆各如其舊日故宅

舊日居此宅者 各反而居焉

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

人之謀居者不在 唯在下其鄰之善良

二三子指舊宅人言其初 亦嘗卜鄰而後居此者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

於是景公繁於刑既已

告於君故與叔向語景

公為是省刑文氣正要

走下文意又要抱上文

意既要繳前文文氣又

要收本文此處尤當細

玩作者之錦機

孫月峰曰此等議論發

揮在此傳頗少此固是

史記原本

君子曰忽然插入其人

忙我聞也且諺曰隨

敘隨述特與上段筆法

相非非止運掉簡便而

已

辭室省刑在昏晉之前

更宅反宅在昏晉之後

既應中段又顧首段但

見其步步脫卸豈悟其

步步回抱耶

一旦違下而遷 君子不當毀人 舊居以犯非禮 小人不當違下 遷居以犯不祥

鄰矣。違下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

吾敢違古之法制乎

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

附錄逆女傳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女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于尾欺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註薑于尾名于尾以己之女易公女而嫁於晉人以其事告韓宣子宣子言我欲得齊人之心于尾有寵於齊而我反疎遠之子尾其將以歸我乎○按此乃漢唐和番故事不謂春秋時已先有行之者然于尾宣子兩人各是己見不知大義所在一味罔上行私即此足徵兩國公室之式微也

鄭罕虎如晉不見經

賀平公新娶齊女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

楚靈王新立

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

不曰畏晉君而曰畏執事謙言不敢斥尊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

前日盟宋之時約進則得罪於晉晉楚之從交相見退則得罪於楚

我鄭君故使我以此意布告於晉

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

按此篇或有以賀夫人為主告晉為賓又謂前段于人則主而事則賓後段于人則賓而事則主皆誤愚謂告晉朝楚是主意不過借夫人作引子故傳文亦只帶一筆以後全不照應於時楚靈王立勢欲方熾鄭人本欲朝楚為宋盟故特不知晉平能敵楚否聊為一試以決往不往云耳故曰進退罪也兩層折落其實意重在宋

盟則告晉朝楚是通篇之主附無疑而左翼以爲告將朝楚有無限巨耐意埋怨宋盟深爲晉病此說尤晦

一告一對都以兩意往復往不往有不有對兩則字兩若字對進退罪也總結在楚猶在晉不總結卻是極簡得之筆其圓整非國策所能到也
辱有不有一反一正每第二層都用進一步說前云辱有則思盟便是好處後云不有則來告便是不好處一擒一縱字字圓警

左翼盧蒲嬖好佞之雄崔慶俱碎其手豈可日使在君側呂惠卿一被逐不復起所以流毒未甚後再柄用其禍豈滅於章蔡髮短心長道破越老越奸當國者遇此種人當以子雅爲法

古今奸人其好多在笑與泣得志則笑失志則泣人之恒情而奸人之笑泣本偽也狀酷似真惟在受之者靜心領悟之耳治國當慎處家亦

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言鄭君若有心向晉 卽朝楚何妨

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不過修宋盟之約也 諸侯不棄盟言則主盟者免於罪戾

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言實有 雖欲朝楚不煩來告 猜疑也

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雖朝楚猶朝晉也

在楚猶在晉也剛本

三年齊子雅放盧蒲嬖于北燕不見經

齊侯田于莒盧蒲嬖見泣且請曰余髮音現 嬖廣封之黨

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種種髮○種言衰老不短也 上声 能爲害 子尾子雅

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言雖老而禍心未已 嬖前有言若二子者譬如禽獸吾寢處之矣子雅故借此以對

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

然若景公子尾已經為他曹創

盧蒲雙于北燕平声

三年 齊公孫窳卒

窳齊大夫名

○又字引起太息之神

齊公孫窳卒。司馬窳見晏子曰：又喪子雅

嘆子雅卻緊接子旗可見家有肖子則雖死猶生嘆子雅則重傷姜族可見國有宗臣則雖弱不亡子雅且然况競爽且什伯焉者乎

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

一句一轉語不多而意愴然無窮矣

嬌指陳氏

子旗子雅之子殆危也言其父既死其子必不免禍

而嬌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

將始昌二語作骨前以借也殆哉搖曳而起後以姜其危哉頓室而收則另一章法也

焉。姜其危哉。

景王七年 四年

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止聞也 鄧伯去年十月來朝楚

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

此篇為楚靈會申起本以如晉求諸侯為主末段正論求諸侯之得失首尾本一申也中間卻詳敘晉人許不許一番商確自成一篇妙文而

去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今又復田

亦與於田

楚靈王欲專會諸侯故使人往求於晉

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

包於椒舉叔向一請一許之中蓋賓詳士略而實以主包賓詳法最為

侯。一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

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

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

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

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

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

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

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

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

故爾節伯許男待之

致君命於晉曰

言前日

盟宋在襄二十七年

此盟約之言

言有難

驩然交欣

二三君謂諸侯

去聲以歲之不易

去聲寡人願結驩

喚端反於二三君

則我楚願假借晉君之威靈以召諸侯

特使臣請問晉事之閒耶

晉君若無四方虞度之事

晉大夫女叔齊

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

句閒

晉大夫女叔齊

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

對德字

一筆三折妙

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

然後降大禍以罰之

或使能保全其終

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

相助也

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

我晉唯修德以待楚君之所歸

楚君若能終歸於德

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

適安也若終安於淫虐

楚之臣民皆共棄之

其又誰與我爭

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

於楚王方侈看出兩未可知一揚一抑妙在說得活落於修德待歸看出雨將字一開一合妙在說得的真中間以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作轉遞遂成一小片段

一請一許委婉頓挫另作一小文讀

此段因晉侯三不殆之說而極論其不可恃末仍歸到許而勿爭作結前云修德以待其歸後云務修德晉又曰不修政德兩層原一申也

三塗 山在河南河南府嵩縣

陽城 今河南府登封縣北三十里谷名車嶺山是也

大室 即嵩山東曰大室西曰少室在登封縣北

荆山 在湖廣襄陽府南漳縣南

中南 在陝西長安縣南五十里

其山巨關中南而數練故名終南晉侯三不殆雖平說其意重在多難有乘人之危而利其災意司馬三殆先亦平說後單重發多難見晉侯全不自量也恃險與馬猶為近情至移他人之殆當俾自亡之不殆則可笑極矣况虞鄰國之難必幸己之無難卻不知多難亦有好處無難亦有不好處皆確有鑑戒總在修德若不修德則無難且危亡矣豈僅不濟哉此意尤為吃緊故引商紂文王以實之

有三者不至危殆之事

其誰能與我為敵

表裏山河是險可恃也冀北產馬是乘馬多也齊楚

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

之國皆多難我晉獨安靖是上下和也

鄉往也言無往而事不克濟

齊楚多難有是三老可鄉而不濟對

虞度也

此三者皆可危之事也東岱西華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

南衡 三塗山名太行 陽城亦北恒 轅轅峭澗三山 山名

大室即嵩山此別言 荆山在荆豫 即終南

嶽 三塗 陽城 大室 荆山 中南

此皆九州之至險也

然立國於此險地夫豈一姓無德者則滅亡也

冀北乃燕代之地

其國產馬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

未聞其地有興盛之國焉

若徒恃此二者

皆不可以固守其國

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

自古如此今獨不然

幽則通於神明則通於人

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

○險馬

至於鄰國之難 ○多難尤不可虞度也 另提

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

於國則四垂為宇

如何可以度人之難

公孫無知作亂

其國失其守字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

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數悲之難而

里克平鄭殺 奚齊卓子 閔二年狄滅衛僖 二十五年衛滅邢

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

○回應 敵字 上文 ○總結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

自救危亡尚且不暇何能往而有濟 ○先繳 應一筆 ○補寫前段修德不德實政在

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

此互見 得妙 豈嘗與紂 爭請侯哉

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

○倒應爭字 掉尾有餘味

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

言不得慢 時曾楚君 言其亦為 諸侯盟主

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

何煩使 來告我 椒與此來求諸 侯并兼請昏

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

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

少安。不在遠圖。其臣又 多貪求 不能匡 正其君

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

新訂左傳專名

按晉君少安一對子產有滿腔憤恨不能直出諸口只得隨意奉承實無可奈何之事非阿附取容也其意原說晉君偷安楚使放肆若不偷安那許你求故又對曰

亡於不暇結三殆又何能濟紂何鄉不濟本段已了再繳起段一併收煞合成一大片段也細密之至 韓友一日引古收尾若冷語然却有餘味

叔向之對老實做過 順使人情到是藏拙妙著

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
勿謂中國全然不競末
又以一開一合語抑其
雄心一路對答雖是無
不如其意之所欲卻寓
有諷刺語在只是楚圍
不勞抑以見子產之以
柔克剛也

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
勿謂中國全然不競末
又以一開一合語抑其
雄心一路對答雖是無
不如其意之所欲卻寓
有諷刺語在只是楚圍
不勞抑以見子產之以
柔克剛也

寫許有三意寫來亦有
三意而前散後整末寫
不無不可又裁作對句
真無筆不變也

從來說到不來又從不
來說到來圓轉如珠

結句一開一合以簡勁
之筆收束一篇反復辨
快之文手意不測合而
觀之蓋起中結凡三用
雙謂開合作意法者

胡傳陰陽之氣和而散
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
散則為戾氣噫霆電戾
氣也陰陽陽臣侵君之
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
世卿將毀中軍執兵
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
閒再有大變申豐者季
氏之字也不肯端言其
事故暴蕩於朝歸谷藏

有晉楚匹
也之言
將焉用此
盟言為

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

從宋盟交
相見之言
承奉
今日

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

楚君之
歡意
又不畏晉
國之責備

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

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

皆楚君威
力所及

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

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

若求人以快己
意人必違之
若與人同其願
欲無有不濟

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當雪而雹故以
為災而書之

春王正月大雨雹

魯大
夫

去年冬雨雹今
年春復雨故問

大雨去声雹蒲學反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

可以禦
止乎

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

新丁上專央賣

昭公上

三六

由工書屋

冰之室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未備舉調變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閑行其政令無矢其民瘼之災也庶可禦也於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凡徵實文字易板易複此文中閒徵實卻又作三層洗發而又以議論行之故雖排而不板雖多而不複全在運化輕鬆段落明畫而起處極超收處極宕標舉以為典制文字之準亦可以無百衲之譏也已

古者二句藏出雙提為一篇之綱下三層一層今說用順一層合說用逆一層申說用疊而極言其效未說到今亦仍兩意雙承結句忽置掉藏冰正與第二層倒煞藏字相應蓋唯能藏而後能出也周正月乃夏十一月正北風壯烈之時故諷其及時法古手法平中寓側線索逼清

再申說一遍轉出無災霜雹方有力

陸道也謂夏十二月周一月也日在昂危北方宿道其時冰堅而收藏之至夏三月周五月也日在昂畢西方宿道熱虫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

冰也深山窮谷固陰互反寒於是乎取之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

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

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

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

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

○上二句言 ○此兩層言 藏出之候 藏出之地 固牢也 五閉也 必取積陰之冰所以 導達其氣使不為災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此兩層言 黑牡黑牲也 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

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

愆過也 冬不溫

夏不寒

淒冷也

苦雨淫雨也

震霹靂也

無霜雹 ○四句 以為降 應無霜

天氣和故 無惡疾

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

短折為天

○四句應

不合古者藏深

自君用冰外他皆棄置之而不畢賦

天死為札

不為災

山窮谷之冰

積陰不散故為雨雹之災

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

風不越散

雷不徐發

積陰不散故為雨雹之災

而殺物

而震孽

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蓄，誰能禦之。

幽風七月流火篇之末章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藏冰之道也

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林曰楚專會諸侯始此以楚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

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

會于申。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

果如子產所言

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

此篇為楚子會申傳起處卻從許多不會者敘起中間特敘率事不規結處不過十年遠惡而棄處處詳寫楚度由醜以其專盟中國故深惡

而痛絕之也此左氏以傳翼經大主腦

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

諸侯依歸無常 惟視有禮者乃服從之

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

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

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成蓋啓亭諸侯處 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臺即偃師

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

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

景亳 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三十里

穆王會諸侯于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在江南鳳陽府懷遠縣

在偃

岐陽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今美陽在武功縣境

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

義曰湯即位徙西毫即偃師也

在偃一十八年

今君為會於大王一公之事當擇用何禮

二人

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

選擇所用

用會召陵之禮

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

即宋向戌

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

其禮六儀也宋木公爵故獻公禮

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公合諸侯之禮

前以六王三公勸共慎禮後以三代辟王成共示修兩段皆以椒舉為主而向戌子產前則各各獻禮後則兩兩討論中間又起便特作贊語蓋又以二子為前後結裁剪明搭工緻極矣

六子產曰小國共平声職敢不薦守去声獻伯

鄭伯爵故獻伯會公之禮

○總結便結橫插有法

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

以便規正二子會禮之失

代子產善相去声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

終會事而一無所規

言二子所行之禮吾所未見者有六

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

○左繡云此非自明寡學當是借諷楚子無攻人惡之意耳

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

不見宋佐

請于辭謝令其回家

也○當時左史倚相右尹子革其材智不亞向喬一人豈謂楚無八乎

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

武城正義曰楚武城在南陽宛

屬適也言為不廟祭祀杜註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傳氏逐之故而田獵於武城曰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舉舉之

縣北魯武城在泰山南楚地名魯縣名也

屬有宗祝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

故云墮幣也○墮許規反布也餘也

疑其有貳於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

謝後見於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奢侈即汰也

啓湯武成康穆晉桓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一公之事

示侈本與會申一合事然兩大段文字相接一處未免有累棋之病特將宋佐徐子一先一後連類夾敘於中令示侈段斷而復起文格疎密相間非復一覽可盡此布置之妙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

本論示侈棄命卻批示禮用命伴說此聯絡法然宗禮上文已見只添示侈一半以配之既不單薄又不板複此窻對法

唐錫周曰宋之盟歷歷某公至某人至錯落有致就之會借于國設服離衛點出諸大夫姓氏變化入微此番用左師于產二人起結舉其最而餘人自見尤妙

遠惡而後棄已結完本文卻又添出善來作對似此文須得雙調收煞方為有力而六王二公一層亦帶應得周密真字字有作意也

張氏洽曰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右諸己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我楚子會申以爲一伴返書意事因會討賊

桀爲仍之會。有緡亡中反。叛之。商紂爲黎之蒐。仍緡皆國名

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大室即中嶽

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棄天王之命而不聽也

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懷狃在位將不得過十年

吾不患楚矣。汰而復皮通反。諫不過十年。左師厚其罪而降之罰同

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惡及遠方則人共棄之

亦如之。德遠而後興。人之爲善德及遠方亦如是也而後能興諸侯篇正同

秋七月。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因申會而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不在故也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經只書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屈申屈蕩之子朱方吳所封慶封之邑也

自以為一件極冠冕事

將聲其罪而後加刑

言曰已無瑕疵方可戮人之罪

專在慶封也執而戮之

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

夫復何難諸侯共見無

慶封因不順齊君之命

不誠服而霸王之威福

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

豈不降歟所謂吾用齊

諸侯又安用此為

桓也不思自己有瑕如

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

何戮人椒舉諫而弗聽

使慶封自負斧鉞徇於諸侯以為戒

料慶封莫敢侮余也不

要他自己呼號而言

意反遭毒手愧死無飽

侯使言曰母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

一團豪興如何下場只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母或如楚共王之庶

得滅賴以威諸侯初似

無心滅賴也因思學齊

相不得便轉學楚成或

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

可以蓋其播醜而不知

惡其播於諸侯也○楚滅賴賴子而縛衛璧士祖與觀從之造于中軍王教楚

益見其暴而醜聲終不

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

可掩也以罪大惡極之

後又從刪本

人而妄希爵榮殊不知

四年 鄭作邱賦

天之所以辱之禍之者

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子產以兼事

即以其人之身而還治

晉楚賦役繁多故加賦其田使之出粟也

盡哉○諸公評論未嘗

鄭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

太嚴

已為蠱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

謂子產重賦毒民如蜂蠱之尾

言不堪其毒也

新訂左傳

昭公上 四十一

子產語略言作之有利而詳言謗之無妨子寬語極言作之有微而輕言謗之莫解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子產自錫反脚為善之度故不可改而先王之良法美意豈可改乎何况邱賦有病於民不得謂為善者民為邦本民病矣焉能利社稷哉至於不恤人言則大反從前不毀鄉校卓議不意一个惠人何故時窮勢迫乃爾其亦操存舍仁之道歟

論子產或不合而論凡作法者則千秋龜鑑也左翼云何恤人言即拘相公人言不足畏意此最害事人臣事君以道不聞以利治民以德不聞以刑鑄刑書酷也作邱賦貪也子產最左氏所心服者獨不滿此二事詳載子寬叔向兩番議論垂戒深矣

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

不改其所守之法度

雖遇死生之變猶當用之

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

民心不可使之逞快

法度不可使之改變

此逸詩也子產所以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有愆過雖有謗言不足憂恤

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

遷改也

子產以父字為氏也

言君子作法什一取

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

民斂從其薄涼薄也

其流傲猶至於貪

今作邱賦斂從其厚

其流傲更不知何如

作法於涼。其傲猶貪。作法於貪。傲將若之

論子產或不合而論凡作法者則千秋龜鑑也

在諸侯之列者

○按三國無禮必亡。微出鄭無法亦必亡

何也蔡偪楚曹勝偪宋又無禮以為之本

何姬在列者。蔡及曹勝。其先亡乎。偪而無

何者鄭偪於晉楚而又無法以為之備

今子產為政不循先代之法

但以權制為私心

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

民心不一必不服也

何以久居人上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

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景王八年

五年

秦景公卒
子哀公立

罷中軍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正義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滅己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公公室彌益卑矣○補正邵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為四也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三則不得不四此季氏之志也

春王正月舍中軍

季孫不欲親其議勅施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

計又取其命名 皆其始作 三軍時 二家各有 二軍家屬

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無所入 以父兄歸公而取其子弟屬己

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

復以子弟之半歸公一說不分父兄弟但以一軍之中取半歸己

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

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所謂公室者如此實殺舍中軍之害乃見叔孫所以不欲毀之故

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

告於叔孫穆子之楛前 穆子卒於去年十二月 誣穆叔原 欲毀中軍

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

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偃

闕。反。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

事在襄十一年季 武子作一軍傳 受季孫之書而投棄於地不以告

闕。反。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

綴左翼謂將前文覆述一番見中軍不可舍願叔孫維持之力愚謂初作三軍武子原欲專政已是不可於時穆子竭力勉強并不致有三分公室之舉又何至有毀中軍而四分公室之事哉兵以少壯為強臣其子弟而以老者歸公人皆以此賢叔孫吾竊有所不解

家氏鉉翁曰舍三軍非復為二軍乃析三軍為四季氏有其二孟叔各有其一而孟則羯亡獲始立叔則豹卒媾未安於位皆惟季氏所欲為書作書舍變更軍制之罪見矣

而哭之。後文從刪

五年 公如晉

諸侯相朝聘其來有郊勞之禮其去有贈賄之禮

昭公行禮而無違者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

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

何為不知禮

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

言揖讓進退乃是節文之儀

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

國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粗看是禮細玩真是儀然儀亦禮之末也晉侯曰善於禮人事之儀則也未也叔齊曰焉知禮乃天理之節文也本也不可謂晉侯禮字說錯只是看得粗些若叔齊之論直到慎乃建德惟懷永圖推勸禮之所從出者也故曰不亦遠乎

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

魯國之政令歸於三家

昭公不能取歸於己

羈莊公之元孫懿伯也其人賢而昭公不能用

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

元年諸侯會于號尋宋弭兵之盟季武子伐莒取郕

謂去年因莒亂而取郕

不自知有私難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

三家四分公室而出稅以貢公

魯君仰食三家與民無異

羣臣思慮無有在君身者

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

民食於他言四分公室民皆仰食於三家故思

斤丁二二專決讀

卷之十四

昭公上

四十五

由工書

莫在公正解失民註謂魯君與民無異句法巧而於分應則訛矣

即君亦不自謀其終

乃不知憂恤其所以安處

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

韓友一曰昭公一生數語盡之矣魯之有昭晉之有平皆非甚愚如昭之欲去季氏平之欲辭

所謂禮之本末者將在恤民與愛國

不知禮之本末而屑屑然急於學習儀文

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音急

椒舉皆有英主舉止而大本一去動輒齟齬莫之能挽此皆不慎於禮之故也

謂之善於禮乃遠於禮乎

即女叔齊

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

知禮

五年

晉韓起如楚送女經不書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

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

大叔勞去声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

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

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

此是左氏第一首警快解駁文字除反起反結外中分三大段讀因楚王以辱晉為得志故提一恥字反撲而入聖王行禮至君其圖之論理不可恥韓起之下至蔑不濟論勢不可恥中間晉之事君至不然奈何論情不可恥及前段泛論晉後段切論兩人中間則從晉轉到兩人為一篇之轉振似蜂腰格也

索氏

今樂陽東北三十里有京城大索城在京城西二十里其東北四十里為小索城屬開封府

敬慎於始而思敬慎於終終無有不可復行之事

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

雖順從而不失吾可象之儀

雖恭敬而不失吾可畏之威

道聖人訓教之辭以通其意

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

奉承聘使舊章以致君命

考先王之典禮以成共好

度晉楚之勢以行其事

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

○叔向語兩層前泛後切泛論重敬始思終切論重度之以二國此亦有禮有備之意也○左繡云觀道以訓辭設楚王必欲見辱此公亦另有一首妙文矣

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

持得以快吾志

他無所顧恤也

○一味汰侈那管利害

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

則其足而使之守門

割其勢而使為奄官

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

○獨不慮晉不受辱此○兩得志志終不能得老實是拙一恨一快

實不好對○頓一筆轉出妙文

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

來使人絕倒

○順承翻落凡三折語滑而義醇先提備字以見駭人妙

有備何往不可為

對。遠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

言若無備即匹夫尚不可恥何況一國○此皆粗淺易見胡竟不知汰之甚實愚之甚也

○方轉出正論先用一呼

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

故朝聘之禮使者執珪大夫眾來曰頰頰見也主君設酒為信以授主國之君

食以享頰頰之賓執璋以行禮也

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

左翼云開口便說辱晉

全無禮聲口是以聖

王務行禮不求恥人自

是一篇主腦然對修汰

新丁二傳

昭公上

四上

曲正書

人專與之言義理彼必
不憚惟將利害反反覆
覆說得盡天災地彼將
不寒而慄故將言無禮
先說無備既言無備歸
結無禮禮字備字錯綜
往復蓋行禮必不取人
無備更不可取人也取
字禮字是箇敵頭篇中
八禮字六恥字分合變
化如環無端忽莊論忽
滑稽忽婉峭忽浩瀚文
瀟怒發如崩崖裂石泉
湧風飛奇奇怪怪不可
方物極醇正恣肆之文

諸侯朝天子而天子適諸侯而聘義曰聘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
述其治國之職巡其守國之功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故
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
設機而不敢倚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主君宴客以貨財為熟食為殮陪加也
肉乾入饑而不敢食務在行禮而已恩好如衣服車馬加鼎以厚殷勤

不飲
賓至則迎勞之於郊
宴有好貨殮有陪鼎
賓去則贈之以厚賄凡此皆聖王所務之至禮也

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
失禮之道也
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
宜十二年楚敗晉于邲

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
不恃勝而常設備加禮重賂舊許謂晉君臣自處周許謂晉君待楚○愚按兩說俱得跟不失備來則

自鄙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
當從舊註若對斜楚子則當從周註

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
是無禮已極

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
言有賢人可以敵晉恥亦無妨○隨接一開回○一合回結無結苟有其備尤如有人二字預為論晉作伏備况恥國乎

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
○又另換一○仰就借他的可○說文麋麋也似鹿麋性善驚又善頭作提挈妙字還他對面尤妙聚散故又名麋此言麋羣也○字新

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
其郎反又

君亦圖之不然奈何段
段虛歇蓄於末段實煞
看他處處用反撲之
筆處處提撥備字有一
噴一醒之妙

言所求無不 晉平公送女于 遂薦進也 邢邱畏楚強也

致送 詣也

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

言必是有備。○重挑一筆。 如果無備奈何恥得。○四字一轉。 喚醒以便翻身作勢落下。 一折收上起下語意婉曲欲歎。

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

成趙武 吳荀偃 舒魏絳 鞅范宣子 盈知罃之子五 之子 之子 士句之子 卿皆三軍將佐

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

肸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駘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

周云以上論情論理以下專言勢一百八十一字當一氣急讀前說晉有禮便見楚無禮此言晉有備便見楚無備實位用實主位用虛筆古俊妙

一段中連數二十餘人但見其空靈不嫌其累駢讀絳縣老人篇算博十餘乎其後今讀此文則點危瀾走且僵矣

王或菴曰遠啟疆進言之妙確是戰國策士之雄故左兵著力傳之楚王非禮可折也惟勢耳非正言可服也惟滑稽耳則韓起宮叔向辱晉得志非人語矣而直應之曰可此滑稽也旋警之以有備曰恥匹夫不可無備况恥國乎折之以勢也進言大旨盡此楚王已自氣折所謂謂勢者不可言之太急以激其怒而莊語不可不進於是接入聖王行禮一段以為傍礙以莊語為傍礙妙極妙極然後再痛言有備無備之義

襄宣子之姪 無忌子也 分寫

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

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 禽叔椒子羽皆韓起之子

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

乘故曰 成縣 銅鞮伯華叔向叔 魚叔虎兄弟四人

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

五卿趙成以下八 大夫祁午以下也

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

十家韓七羊舌四而言十家舉大數 長轂戎 羊舌四家共二縣合韓七縣成九 車也

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

而力折之楚王固無言可答矣然皆虛論其理

奮發其威 武忿怒

以報辱 使之恥

伯華叔向之兄羊舌赤為之主謀

備猶未暢論其勢使之無

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

雄心冰冷而毫無倔強

即中行吳

帥其師眾

蔑無也

是吾君以結親而換結怨

於是又從晉國輕容

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

再逼則逼愈緊再發則

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

實山自己無禮以速寇仇而又無策以為備○備字禮字本重收煞起段 木帶敝收煞自己起語

發難過于是一轉之下

如潮赴壑如火因風捲地排山崩天倒海所謂

氣蒸雲夢波撼岳陽不足傲其萬一暢矣快矣

猶言遂得他捉獲

○應得志

○應何故不可仍用反撲作結

無以加矣然後將禮字

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

備字一一繳轉而結之

謝還 啓疆

曰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仍

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赦

謂以龍逢比干之心行蘇張之術矣○精此但以行禮一段為傍襯似

覺誤認

十里

去声

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

圍鄭 奉使君命未反故地名 ○又將禮字點綴

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

五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

林曰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人越人伐吳

棘櫟麻皆楚國東鄙邑

左翼此敘楚子伐吳事本傳自以楚為主不得以蹶由對楚辭令媿媿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

遂賓主兩岐也備字一篇王宰前後極寫楚師之盛乃此以不設備而敗彼以早設備而吉有備無患兵家之所尚也篇中說吉不吉都從備字生發反覆博辨快暢特甚

我定師一會再會非不欲設備也特謀之不早一聞吳師出而遂勇往徑前其所恃者徒以師衆為備而不知合謀之為備耳如蓬啓疆者能言無備之不可辱曾而不知不設備不可以敵吳何也輕則寡謀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子所以慎與之

分明不吉卻接口說箇吉字其所謂吉者只在觀怒為備一口擒定以下操縱自如矣

左翼云何嘗下來彼說卜即與言下何嘗吉乎彼說吉即與言吉都是隨機應變見景生情妙

役在四年 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洳。越

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瑱。聞吳師

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遠不設備。吳人敗諸

鵲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洳。吳子使其弟蹶

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

曰。女小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

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

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尙克知

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

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

楚大射音石

夏洳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夏水冬竭夏流故謂之夏

平聲 瑱 瑱地 急遠不能設備

盧江舒縣有鵲岸渚

又 孟浪 駟傳 車也 羅水 名

將殺之以其血塗鼓

以守國之龜 告龜之辭曰 言我欲亟使人犒楚師

請往以觀楚王 忿怒之緩急 而為戰守之備 故先卜而庶幾能知之

乃得 吉兆 簡吉字妙甚 則吳必以楚君不怒是滋益我吳君依安怠忽而自忘其死生之禍 滅亡不久矣

則吳必以楚君不怒是滋益我吳君依安怠忽而自忘其死生之禍

在理確情真一字不可
顛撲阻華云若別尋話
頭敷衍一番有何情趣
而快評御云曰女卜來
吉乎對曰未之卜也亦
有一篇極奇文字對曰
不吉亦有一篇極奇文
字文無定行只要人會
作若執定吉字為是便
不可與論文妙論翻空
尤為手眼獨出學士家
正當以此言作十日思
也

樑麻 今河南汝寧
府新蔡縣北
二十里有野樑店
即古樑城今江南
徐州府陽山縣有
安陽城即古麻城

夏汭 鄂州江夏水
入口處謂之
夏汭蓋夏水之尾
也漢水謂之夏口
亦曰漢口亦曰河
口河之下流為漢
夏水亦會三水共
出此口也章懷太
子曰夏口實在江
北唐置鄂州而夏
口之名移於江南
河水入江之口亦
止謂漢口矣今在
湖廣武昌府江夏
縣

瑣 當在今江南壽州
霍邱縣境

鵲岸 今在江南太
平府繁昌縣
西南大江中有鵲

○一 奮發如雷震電擊之馮
特其怒○馮皮冰反

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

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力危若早修完

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

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

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

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

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

次于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

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

昭公上

五十五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昭公上

洲蓋自銅陵鶴頭山至三山為鶴尾故江曰鶴江岸曰鶴岸

左翼云前紮楚師之盛而敗此紮楚師之盛而無功俱宜著眼又云一經懲創便自警惕諺所謂賊過裝鎗也

○愚按楚靈是箇剛而無禮的人無禮則無謀以是輕舉妄動不顧利害志又大胆又小破厥由一面籠一面喝殺他殺都不敢殺了可笑可笑

坻直夷反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

執厥由歸楚為十九年楚歸厥出張本

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

巢遠啓疆待命于雩婁力侯反禮也

坻箕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南二十七里有脚彌山輿地志以為即坻箕也雩婁雩婁故城今在江南潁州府霍邱縣西南

秦哀公 杞文公卒弟郁元年 釐立是為平公

六年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林西仲曰列其罪之條款為刑之輕重治鑄成書以垂永久使民不敢犯官不敢私也

鄭人鑄刑書

○鑄 音具 詒遺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

虞度也言度子產以為法就事之大小臨時而制作刑罰

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

言猶不能止其犯罪

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

所以防閑以義使得其宜 糾治以政使無不正 施行以禮使莫不敬 謹守以信使莫不實

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

此一事兩議格以叔向論刑書為主上文伯從鑄上又出一論只是餘意然亦帶定爭辟合頭緒歸一否則岐出不成章法矣

先王重刑之意凡作三層洗發議事以制是臨時斟酌不可禁一層是詳其齊民之方懼其未一層是端其道民之本猶求一層又擇其慎刑

之人最寫得詳盡篤至也

○猶不可禁一折說平日從大處做懼其未也猶求聖哲一折極言先貴得人治民縮合上兩折民知有辟數語憑空翻束上文又實引三辟以起下文然後將子產所作一摺便往復引文王之無辟與上三辟作比例其辟與不辟之利害瞭然未仍歸到棄禮徵書啓民爭心而與先王懼民有爭心大相違悖未有不自取敗亡者矣其丁寧以復懲戒之意實深切哉

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

之以行去聲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

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上聲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

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

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

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

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

叔世也今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

左翼云前提先王屢敷其恤民之意句句從本原上推論後歸到文王之德與信上以見不必制辟與夫子道齊章議論有詳略無異同也叔向一生唯此論最醇正左氏論刑諸篇亦唯此得一頭腦古人作文每一意翻作兩段說不生禍亂上詳言先王不為刑辟之得民知有辟至不亦難乎詳言辟刑之失至未復申前意一得一失反覆辨析文境乃

新刊... 昭公上 五十四 曲江書屋

親言之傳情言
不一覽而盡妙處尤在從得轉失空中旋折毫無痕跡而警切嚴正一語不影響模糊可見古人友朋忠告善道處

用三代而鑄刑書于鼎

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

儀善也式用也刑法也

故能有安靖四方之效

大雅文王篇曰

馬頌我將篇曰

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

故能為萬邦所孚信

若如是詩之言何用刑辟之有

今既有刑書則民知有可爭之端矣

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

必將違禮犯罪而徵驗於刑書

極言細事無一不爭

紛亂之獄日益豐盛

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

富者或以賄賂文致人罪或以賄賂幸脫己罪

如此則終汝相鄭之世

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臍聞

必多改舊法制

子產復書於叔向

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

若如也誠知子之言

不能慮及子孫

吾且為救世計也

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

既不能承奉廢刑書之命

敢忘箴規我之大惠

晉大夫

火心星也周五月火昏見

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

刑器罪於鼎中

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

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必相感而致災

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災

左翼云刑書何以致火災以其鑄之於鼎用火相感故火災相應

子產復書自相矛盾救世原欲遺子孫以安既不能及子孫焉得謂之救世此兩語大拂情理似非本心之談不意子產自殺子哲後連忙作邱賦鑄刑書有急不容緩之狀豈前此族大寵多不可為者而今乃任意為之而不顧邪

新丁左專決讀

卷之二十四

昭公上

五十五

曲正書屋

卷之三 傳文之... 紀平公 衛襄公卒子元 元 立是為靈公

景王 十年 七年

孔疏芋草名哀十七年陳有芋 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

楚子赦芋音遇尹

僭為王之旗 旌以田獵 楚芋尹之官名無字 者斬斷令尹之旌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字

言令尹僭王 旌如二君然 楚國何 以堪此 及令尹 篡立

斷音短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

作宮而取 名章華 凡有罪而逃亡者 皆納居於宮內 無字家之別人守 門者逃入於宮

章華杜註南郡華 容縣姚下山

無字來 而守宮之有司 不以其人與之

註今湖廣荊州府 監利縣東五里有 華容城○華容縣 今屬岳州府

無字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

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

經有天下略有 正其封內使 四海故曰經略 各有分定

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

食其土地所 生之物者 詩小雅 北山篇

非君士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

濱涯 也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

新丁左傳左傳 昭公上 五十六 由工書

吳恭存曰為人臣者無 可逃之義逃亡則盜矣 前說臣正見其不可逃 後說盜正見其所當執 非前以臣字作骨後以 洛字作骨取首尾相配 也左繡云數十臣前有 領筆後有補筆極有開 架

左翼云執人王宮是主必原斷王旌敘起者以其骨鯁有素也此固上下聯絡意而其要緊尤在一國兩君及人有十等上蓋論尊無二上則一國不容兩君而論人有十等則又各自為君臣而不得以一君蓋然使人不得明君臣之分也此其議論明通彼此並行不悖處

甲至癸 王至臺 此十等之人由下 上而至於王所以 遞事上以至於王 供事天神而已

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

故王以五等 諸侯為臣 士謂能理 阜謂造成 庶事者也 事者也

也。故王臣、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

與眾也謂佐 隸屬於 僚勞也謂 僕謂僕豎 臺給臺下 阜舉眾事也 吏也 供勞事也 主藏者也 廝役也

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

養牛曰牧 凡此皆以待 養馬曰圉 供百事者也

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

如此則逃亡者將如 何執之。且只虛歇 荒大也。閹 蒐也。言有

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

逃亡者當大蒐 此文王所以得 其眾以執之 商之天下也 楚文 僕隱也。區匿也。為 王也。隱匿亡人之法書

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

區烏 言隱匿盜所 候切 竊之器者 此我文王之所以 啓疆至於汝水也

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今若從有 司之言 則是臣僕逃亡 無所從而執也 臣僕逃亡而即居舍 之。舊註作縱舍非

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

是無分於陪臺等也。言小節 以該大。舊註作皆將逃非 無人供職而 事乃闕失

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

言天下遁逃者以紂為主集而歸之如 魚集於深淵。獸集於大藪也。羣集也

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

將亡字引出盜字將盜字轉出盜有所在妙意層出有春山出雲之傑

本任意盜有所在一句因不好便說先透個與盜同罪卻將王事之關縮住再透箇逋逃王又將則紂不可縮住然後輕輕批二文之法將盜有所在如畫龍點睛一點便活所以能解楚子之頭而答之戲也否則自來無唐突諫臣又安得有唐突文字耶

故人人皆致極死力以伐紂

今王始求諸侯會盟而即效法紂之所為

數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

若以周文王楚文王取逃亡之法而取闖人

言王匿盜與盜同罪矣

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

言取彼之闖人以去

靈王戲言若以二文之法指我為盜則我為君而有權寵未可得而取也

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

赦之。

七年

三月公如楚

築臺於章華之宮

欲會諸侯為落成之祭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

四年申之會二侯不與故啓疆曰臣能得其來

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

嬰齊楚令尹子重

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

成公二年魯使公衡為質於楚以請盟故言照臨楚國

先君之好，去声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

左翼云陳蔡鄭許數見不鮮想到魯侯使出楚子意表

此篇為公如楚作傳先敘啓疆臣能得魯君詔及來召之辭以見公之如楚出於不得已也夢襄公祖道其勉強可知以不能相儀者為介又可見此行之殊草草也

前二能字未兩不能字

相映處正見楚強魯弱
啓疆之所以侈口召公
也如此看無一字閒

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

盟蜀在
成二年

而以盟言致告
於近宗遠祧

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

向北望 積日累月冀
望魯君來楚
我先王以次 至今歷共王康王
序相傳授受 邾敖靈王四王

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

皆未蒙魯君
親自來楚
雅康王卒時魯
襄公親自來弔

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

言其時楚君臣以君喪故
皆中心悼傷失所圖謀
尚不皇暇 念及社稷
而况能懷魯 君之德乎

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

謂昭
公
以恩寵威靈
惠及楚國

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

以明盟蜀
之誠信
致魯君之
嘉惠楚國

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

何敢望如蜀盟之
使公衡為質也

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

請問魯君
見伐之期

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

而見魯君於往
日司盟之地
以請先君成公之賜 昭公聞言遂
蓋言將欲伐魯也 畏而將朝楚

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

受命于蜀句作提以下
分作兩層每層有兩意
前一層未至者固不能
忘辱臨者又不算數曲
說得妙後一層君若來
則不敢望蜀以要盟若
不來則必將見蜀以請
貺恐喝得妙參差中極
整齊也

啓疆語婉轉曲折總以
蜀盟為口舌凡四點蜀
字為一篇之線索後半
頻點祖道行不行及兩
不能皆暗暗與之相配
成片段也是一首極清
極轉以字

按兩人解夢作有多少不滿意看可作懼威贊公必往看亦可玩君不果行句意似乎恐君不往玩不行何之句意似乎在所必往是皆出於不得已而商議之爾則昭公夢祖作假託以在必行看可作假託以飾畏威看亦可亦是出於不得已而等度之爾總之凡小國如大國實皆出於不得已者也非特適楚惟然即適晉亦然又不特其君親往惟然即使臣用命亦然作者固原始以要終讀者夫何必穿鑿而附會

按左繡謂杞田不盡歸季氏隱占必多云云左繡謂晉人罪魯儼若孟氏貽之云云二公評論似皆虛擬愚謂晉治杞田罪魯朝楚明矣其田僅止成與不止於成未可知武子理即商及僚屬奔告於公作何處置斯為無成有終乃遠執亡見以桃易成而又不

祖祭道神

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

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

于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

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

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

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七年晉人來治杞田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

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

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

不能輔相禮儀

楚人郊勞犒于又不能答

道引導也

梁鄭仲孫城門

七年

襄公二十九年晉使女叔侯來治杞田不盡歸也至是復來治焉

成孟氏之私邑本杞田也武子欲以與之

孟氏家臣

守成

不肯

常人

餅汲水器挈持也言持餅之智雖小

既為人守即不可輕以借人喻守成雖小豈可輕為人取

時孟僖子從公如楚

去聲

肯見已徒憐他人之慨
不忠不義無復有加於
此矣跡其生平敗行莫
可指數即取邑一事前
於襄公朝楚擅取下以
自封今於昭公朝楚強
取成以悅晉而又以利
孟作牢籠其權姦直駕
孫甯雀慶之上乾侯之
禍即由來漸矣豈待鸞
鵠來巢也哉

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

言汝季氏亦將疑我之不忠也

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

晉以是罪魯命以邑與杞

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

吾且以桃邑日後成邑得反并桃邑而有之如二成然

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

使魯無憂晉之討而孟氏得桃成兩邑於汝

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

季孫以萊柞一山與之

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治成

七年 鄭子產聘于晉

鄭子產聘于晉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

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

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

子產聘晉似單為歸田而來黃熊一論不過因私附及觀結處特為韓宣子完局可以得此文之實主矣通篇作兩截讀皆以韓宣子為線索

羽淵

今山東登州府沂州東南

一百里有山高四里周廣八里其西

有羽淵

左翼云羽淵非晉地晉

豈得祀晉雖主盟豈得

代天子祭羣神乎孫欽

升以為姑神其說以循

俗理然也

按前對叔同問疾極言

實沈壽驗不能為祟其

意原欲首君修身慎行

今對宣子說夢如何便

硬教他去祀蓋因晉君

臣始終信怪無一識大

體者正言奚益哉不如

附和而已非謂前祟無

涉今夢實真也亦非謂

言以時異恐招怨尤也

讀者須細耐之

為豐氏歸田本不重為

豐謀而重為國謀然竟

以傲邑為辭未免過於

畏惡看他先從其子做

筒話頭說到疆場之言

又只是將傲邑作伴說

委婉曲折極酌盡善

之文

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

鮪化為黃熊熊獸名亦作龍三足龍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乃三足龍也今東海人祭禹不

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

用熊白及鼈為膳

豈鮪化為二物耶

祭之相因而祀之

周表晉為盟主故得佐天子祀羣神

○語亦

虛活

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

方鼎莒

所貢也

言而祀夏郊

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

三年鄭伯

以策而賜州田其實韓宣子私為之請也時蓋宣子與范鞅相

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

武共爭

此田故

武共爭

此田故

武共爭

此田故

武共爭

此田故

武共爭

此田故

武共爭

此田故

武共爭

此田故

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

○荷何

可反

猶之弗克負荷其父析薪也

子為大政吾子為政乃
上下截關照語不得略
過

州田久為韓子所食但
初言碍手不便啓齒耳
子產明眼觀破便句句
為他留地步私致諸子
吾子取州與論厲鬼司
一老世事語也絕妙

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

縱使子為政時
容可不歸此田

後之繼子為政者若
以鄭取晉邑而見罪

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

今汝若肯
受此田者

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

建立也
置安也

故敢請
納其田

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

初言謂初與趙文子爭此州田今復受而有之故以
為憂乃以州田易所賜樂大心之原縣原縣亦晉邑

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去声初言病有之以

樂大心未
國大夫

易原縣於樂大心。

七年

子產止厲

伯有良霄也襄公三十年鄭
人殺之至是能為鬼而驚人

○起筆
高爽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驚畏之甚的
是恐懼景况

去年
二月

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

介甲
也

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

此篇先敘後議做處極
其奇特議處極其精微
首尾全重伯有公孫洩
只是陪客故敘議皆只
輕寫

左翼云突從相驚以伯
有起緊接曰伯有至矣
又曰則皆走又曰不知
所往寫得舉國疑鬼疑

新訂左傳典賣

卷之二十一 昭公上

六十三

神儼有一伯有活跳而
出此皆從兩懼字生來
緣兩次死夢皆驗故人
心惶惑至此以逆見奇
乃左氏長技若先彼懼
後彼驚則平鈍無味矣
左繡謂文章死生只於
落筆爭先後一奇一庸
不啻霄壤最得古人三
昧

唐錫周曰前半畫鬼工
絕後半談鬼精絕前半
畫鬼筆筆凌空妙在極
變幻後半談鬼筆筆沉
著妙在極平常

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

六年三月三日

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日子

洩子孔之子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
伯有之子立此二人為大夫其怪乃息

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

言鬼有宗廟
得其所歸
乃不為惡
厲以害人

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

吾立其子使有
宗廟奉祭祀也
言子孔不為厲
何為立其子

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

伯有為身無義以為妖遂立其後恐其惑民故
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者或
復立洩以大義存誅絕之後圖謀解說民心也
當反正道以取民之愛媚也

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

民悅而
後信之
民信而
後從服
即前
聘晉

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

晉中軍佐
趙成也

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

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其
魂體
魄屬陰其中自有陽氣氣之
靈曰魄如視聽運動之類
既生
神者曰魂如精神知識之類

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

居移氣故魂強
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之未融是以
養移體故魄強
養此精而至於神養此爽而至於明

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

鍾伯敬曰即此一事大
道理大機權皆在其中
不媚不信四字至圓至
捷至深

魂魄
孝經說云魄
自也魂芸也

形有體質取明白
為名氣唯嘯吸取
芸動為義尋形以
知氣故先魄而後
魂其實並生無先
後也

曲江書屋

死不得其正

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音平依於人以

魂魄難散故怨氣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邪祟厲

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

子耳公孫轍也子良子耳伯有皆爲鄭卿

孫子耳之子做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

無禮不厚也抑亦俗所謂蕞小之國也而既三世爲正卿

無腴也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

其用物奉養亦可謂弘大矣其取物之精亦可謂多矣其族系又甚大

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

伯有魂魄所馮依可謂厚重矣○應前老勁

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

以不能相儀答郊勞爲己病而講習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

苟有能禮者則從而師事之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

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

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人無禮無以立其身

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

連寫四之字三其字四矣字筆氣與起手一段相配此相應之以神不以形者左翼云說透所以爲鬼道理則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之故自明子產唯於斯理洞若觀火故前番處置自然得宜也此亦文家倒補法

按此篇極力寫出僖子能補過此三字是通篇樞紐一病字直惱恨一十八年猶有遺慮必蓋幹燕有人而後已非補過而何作者於以表彰盛德原其始以要其終另具一種古度端嚴筆意溢於紙上而使斯人之性靈千載猶生也的

新訂左傳集解 卷之二十四 昭公上 六十五 自正書是

是神乎

○論事則以病不相禮為順綱以能補過為目論文則又以能補過者為倒綱以病不能相禮為目又左翼謂此篇因倍子學禮而并及使子師事仲尼乃帶敘也愚謂若將此篇彙二十四年傳中則學禮又為原敘也先經起義後經終例隨時定體自不可紊

左翼云敘仲尼知禮而必及其先世之讓與其禮以讓共為本不讓不共雖習儀以亟不可謂

通達至道者時 ○先虛領一筆聖人即指正考 孔子之先六代祖孔父嘉 孔子年三十四 父舊註謂成湯似不合引臧言 為華督所殺其子來奔魯

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

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 厲公之兄也何長當立而遜厲公 考父何之曾 孫嘉之父也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

補佐 受三命為五卿 三君 位益高心益恭 考父廟之鼎 初命為士而其 其銘有云 容僕僕昔曲也

武宣二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

再命為大夫 三命為卿而其容俯偃俯皆是 而其容偃 鞠躬狀由漸而甚所謂茲益恭也 不敢安行

僕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

其共如是而人 亦莫敢侮慢之 粥之稠者曰饘稀者曰鬻於是指鼎中也 饘粥於是鼎之中以餽我之口其儉之至

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是以餽余口

其共也如是粥粥饘粥

若不能 當大位 其後嗣必有達 於至道之人 今考父有明德而不為人 君其達人必在孔丘之身

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

乎○實 應一筆 屬附託也說南宮敬叔何 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也

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

知禮則 能定位

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禮無以立後云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能自立則能定位定位正所以立也首尾照應無一筆閒散

韓友一曰魯之善相禮者多矣不如不善相禮者為能識一聖人已足千古又曰能使子弟從良師便增己令聞矣

是神乎

○論事則以病不相禮為順綱以能補過為目論文則又以能補過者為倒綱以病不能相禮為目又左翼謂此篇因倚子學禮而并及使子師事仲尼乃帶敘也愚謂若將此篇彙二十四年傳中則學禮又為原敘也先經起義後經終例隨時定體自不可紊

左翼云敘仲尼知禮而必及其在魯之義也

禮且見其淵源有自與己之不學無術相去遠甚前云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後云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能自立則能定位定位正所以立也首尾照應無一筆閒散

韓友一曰魯之善相禮者多矣不如不善相禮者為能識一聖人已足千古又曰能使子弟從良師便增己令聞矣

通達至道者時 ○先虛領一筆聖人即指正考 孔子之先六代祖孔父嘉 孔子年三十四 父舊註謂成湯似不合引臧言 為華督所殺其子來奔魯

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

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 厲公之兄也何長當立而遜厲公 考父何之曾 孫嘉之父也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

補佐 受三命為五卿 考父廟之鼎 初命為士而其 三君 位益高心益恭 其銘有云 容儀儂昔曲也

武宣二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

再命為大夫 再命為卿而其容俯儀儂俯皆是 遜避之甚 而其容儂 鞠躬狀由漸而甚所謂茲益恭也 不敢安行

再命而偃 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

其共如是而人 再命而偃 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 亦

考父之恭 ○應益 敬有如此 共字

臧武仲 ○引臧紇語應證前吾聞 名紇 一段以起下師事仲尼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

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

乎○實 應一筆 丘乎我若獲沒必屬

知禮則 能定位 與何忌於夫

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小雅鹿鳴篇

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

效已矣。

衛靈公陳哀公卒是年楚滅陳至于元年三年楚平王復封陳立惠公

景王十一年八年

師曠論石言

晉魏邑之榆地有石忽作人言

春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

魏榆 服虔曰魏邑榆州里名今山西太原府榆次縣西北有榆次故城通典曰晉魏榆邑也

左翼云左氏文或先案而後斷或先斷而後案此則案在中幅斷在兩頭蓋石言之變原因築厲而師曠中先從師曠答晉侯引起後以叔向贊師曠作收中插晉侯方成厲所之宮橫擔作骨師曠言其故叔向言其應兩下皆是斷語也然師曠之言因石言而發叔向之言以築宮而證又似上下兩截皆先案後斷變化莫可方物

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

或有鬼神馮依於石而為言

若非如此則或民聽濫失實而妄稱也

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反，動于

興土木之事以妨害民時

怨謗之言動于下民

乖氣致異也

崇大華侈

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

彫傷竭盡

民莫能保全其性命

乖氣所感不宜乎有石言乎

彫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厲地地名時平公方築宮於此

師曠字子野

於是晉侯方築厲，祁之宮。叔向曰：子野

因此文前提後結中渡是兩截格上截師曠先論石言兩層一正一駁然後轉出正論石之所以下截叔向先斷師曠立言有體兩層先主後賓復又引詩贊嘆進言有益兩層先反後正而不亦宜乎其是之謂乎兩下煞句異曲同工雖身體相準絕不見板對神乎技矣

虎祁 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今在平陽府曲沃縣西水經注汾水西逕虎祁宮北有故梁截汾水中凡三

十柱在運五尺蓋 晉平公時物也

按此篇傳楚滅陳事作兩半讀上半正論滅陳而以袁克穿封戌兩人作波瀾下半推論復陳而以顯瑱虞舜兩人作笨伯其實正論文字為推論文字作引起耳是反賓作主法
○上半起手即提棄疾奉孫吳便見楚處不能

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

僭妄也

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

去声 小雅 言不能言者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正篇 言非不從否出以僭而無徵自取瘁病故哀

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

可嘉也言能言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以信而有徵使其身處安逸之地故可嘉今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於諫故以此巧言也此與今說詩者小異

瘁。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

言師曠三預知之矣

知之矣。

八年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陳哀公卒哀公之弟招殺世子偃師而立公子曹公子勝愬于楚楚人偃師之子孫吳圍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招之黨陳孔奐公子曹奔鄭楚遂滅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

陳而 戴惡宋 壬午十月十八日 傳言十一月誤

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

馬王乃陳侯所乘佩故克不欲使楚得之 殺袁 克請舍置 既而克又請私 補正曰輿嬖嬖大夫也掌君之車乘 克 馬王不用 盡君臣之恩

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

滅陳也陳之與楚尚能
忠其主便見陳不可滅
也楚之直臣竟不德其
君便見陳不當滅也下
半突出晉侯一問明晉
為霸主竟不救陳也先
言陳亡由天數非楚所
得專也後言陳與由盛
德亦非楚所能知也兩
半文字若絕不相聯而
皆從天理上推勘而出
只以一雅趣一鄭重局
面別之其實仍一綫織
成天孫妙手耳

○盜竈之謔與城麋之
戲楚靈雖虐猶能容直
臣是以抗晉而莫能與
爭賴臣工之力也於以
賊之神所立者反貽後

廟之危遺棄屍之慘不
有過歟其故何也書曰
有容德乃大詩云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此能處
棄疾之所由殊禍福也
大有偶焉矣哉

嵬帳也盡私情於
嵬內不敢顯也
表哀戚逃者不欲為楚臣

私私於嵬加絰直結於顛而逃使穿封戌為

城麋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囚
戌以戈逐王故王稱其不諂遂封於陳

陳公曰城麋九倫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

言當時若知
我得立為君

女必不與我
爭皇額也

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

我必為康王盡臣禮致盡
死力殺王以息楚國之亂

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

問即此果
滅亡不

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

陳舜之後舜
出自顛項

歲歲星也鵠
南方柳星午位

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項之族也歲在

得歲星而火益盛火盛則水滅顛項以水德王故以此
年滅也時顛項之後故其滅亡亦當歲在鵠火之次
析木寅位全歲星方在
析本也箕斗之間有天

鵠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

漢故曰析
木之津
由用也言陳將
復用是而更興
莊二十二年陳敬仲奔齊傳云及陳之初亡
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

孔疏帝系云顛項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不
知幕于螭牛以前是誰名字之異也據書傳虞舜側微蓋向有國自瞽瞍始失耳

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

舜乃增其明德迄殷之興而封
其後於遂由舜有明德以置之也
遂既能世守舜德傳及胡
公名滿者其德猶未淫隱

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

胡公事武王武王賜姓為媯封諸陳使祀虞帝

有盛德者必百世之久其享祀猶不絕

自虞舜至今其世數尚未

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

及百繼陳以守舜者必將在齊之陳氏

陳氏興於齊之兆已見於懿氏之卜厲公之筮矣

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未也承前未也又論進一步掉轉作致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十四終

